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二

世奏疏

進十事

論韓維不當責降

請議恕私罪

論勅不由銀臺司

請不沉於諸家為賴王擇妃

論初御殿三事

請舉遺逸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叅謀

呂蒙公著

呂蒙公著

韓維

韓維

韓維

韓維

鄭獬

呂蒙公著

論章博臣范純仁

論黃河臣范純仁

請寬蔡確貶責臣范純仁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臣范純仁

論進十事臣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本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己輒具奏封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觀

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速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脩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既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法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脩實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

座朝多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例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脩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虛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息 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與傑糾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固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

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行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王意怠於應天此不患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人君既即尊位則為民之父毋萬方百姓皆為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

必欣戴欣戴不已天則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愛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推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愛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尊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為功兵興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

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識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

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諛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

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來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王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不任賢

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至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惟求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亂邪說惠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

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

之者言悞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謂俱必委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道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其問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

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鞠則權在於獄吏廣

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疆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目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之斷鍊周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羅一決於廷尉之平而

上自天子下至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過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數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允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

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奪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竒伎淫巧法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過為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洪相武帝以為人主病

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
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蓬
起而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
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言
為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
宗治民祇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
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
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
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
逸于由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
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
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
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枉言者之口然後流
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
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
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至開元之治其
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

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學術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皇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逞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皆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麟然維作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此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

聽况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恐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副以仁厚之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

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

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己之徒不廢千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復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祿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利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之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召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遇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夷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由門下封駁司嘗面具論
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正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
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
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為一日設也譬猶
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
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絕其銜轡則人人
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
此理上陳 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
而聖慈再三敷遇不令投進文字臣僂俛而退猶
望陛下寤前之失特召有司修明舊法以防將來
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伸職業坐守空
名以蒙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 聖
慈以臣此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
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憂身以壞祖宗之法
惟陛下裁處

請不況於諸家為賴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况至諸臣之家為賴王擇
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為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
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
用惟婚姻為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

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賴王孝友聰明動遵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竊幸國家有以振至今 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

之雅正且無以示賴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于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爲後世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

維

臣竊聞 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爲慎始正本之助幸 陛下省察一者 陛下新懼大憂力當以思親推慕爲意從權

聽政蓋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
且可闕略故事始見羣臣及降生入宮皆舉音號
慟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
命大臣人君所當以圖天下之務者也 陛下即
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至于
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禪聖慮
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
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
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
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
三體既政矣若夫恭己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
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
陛下皆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
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鄭獬

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敷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
者蓋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畏有謬
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
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
為恠一為敷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

敷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爲輕重而亦有媚
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蓋孔
子爲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敷遣
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爲敷遣者哉宜正其名謂
之舉遺逸間減隨科場發解後有不預薦者開封
國李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預薦者
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
者必爲一榜命官入仕即與正進士同如以爲歲
增中第者差多即却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
二十人以均之度畿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 莫 大 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
爲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
也揔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
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
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 祖宗以
未賓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
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
揔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
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

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求者與焉則是以
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敵蓋
由朝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
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准備閱試其能誠
慮臨事用人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
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
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
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
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
博觀以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之於

此

論章惇

范

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霈
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使其親臣但見其可得仁
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
陛下即賜俞允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
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
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
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
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

恐有言者以謂廷朝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 陛下戒勅宣諭丁寧微臣固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 陛下息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 陛下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 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慮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依阿固寵為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

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為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 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 陛下方稽 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群臣一德一心 陛下無遺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論黃河

范

純仁

臣昨日伏覩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當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

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剋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

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
害乞付之群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
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
許其開折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
合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陛下
特以社稷為念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
雖知蔡確死有餘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
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氣薄

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姦
臣之故煩朝廷行希闕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
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使策薄有疑議則
於聖德聖功深為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
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
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
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
而微愛臣惜陛下聖政之心亦應陛下可察
不避一身之萬死而極補報之愚忠惟願睿慈曲
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商量

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防呂大防等逐便愚心范

臣遭逢雖久報答無聞衰病寢加叨逾為懼前年
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
感噎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悵
悵終覲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紀
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
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
恐殞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
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從慈明法大舜之

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斬
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原者亦許放移豈有股肱
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當俾流離但慮一二執
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
自取啓迪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
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怨
讎以疑似之言為謗訕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
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
恤効尤在漢有黨錮之冤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
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

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絕其萌漸盡屏
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皆因太禮赦文故令逐便
使得自新改過免為羈旅之榮免籠鳥鼎魚咸獲
相忘於至道神功德聖萬世歌謠臣無任虔懇激
切之至取進止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三
奏疏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論君道

程 顯

論王霸

程 顯

論十事

程 顯

論新法

程 顯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
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
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
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
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
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廟命惟
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
宋之為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
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永思
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

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五
聖於前行則見於側生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杆
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
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
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
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葦蒲之
盜或貽宵旰之憂為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
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
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
償其所貸逋者官為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

賞者樂爲而濱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 陛下又
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哀歛之吏獨苛虐之
政罷無名之費省勅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
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
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
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
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
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

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磨切臣下崇
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

瀆敗教之具一加過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索
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今求賢者數路
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
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
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
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凡
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
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
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
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

蜜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言之隄防之壞塞其一
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者於
今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今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
不知止者甚可痛也 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
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
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
突至大順廟堂無竒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
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
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 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
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

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
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
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
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
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
合兵繫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銳此
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
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 手臣
知其不能也其能如 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搗
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

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守
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
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喃氏
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為聲援
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丈扶羌
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
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
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
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
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是以

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
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
番思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
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其
前而關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
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
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
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
愚以為不若社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
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為政

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
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
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而立官以勸課之者
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
田峻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
之春亦又何未如何新畝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
司郡守皆以勸農爲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二考
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
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
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

除害受制於監司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
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
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
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
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
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
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
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
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未也然臣尚有
至忠不敢嘿嘿又爲 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

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喪行則直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

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襲衮冕憑玉凡目有非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悅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罰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異

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
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脩怨枝詞蔓說往往浸
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推究
讒間且將復起况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
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陛下沛發德音自此一
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皇太后之
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實傳付陛下而陛下
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功
柰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今在人投竄皇
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

權心則天人交欣共為陛下之福陛下即位
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金珠事聞臣竊為陛下
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
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傳堯俞

臣近覩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不合人情上
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
陛下之所樂者哉况區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
臣亡度竊恐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
能忘懷也中外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夫

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
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
至誠而禦遐福者也願 陛下寬聖心有浮念游
精太清以固真粹 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
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以唐柳公綽奏太醫
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
愛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為今天
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己惟 陛下毋
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

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
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
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
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
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
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
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
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
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

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

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手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正至正至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五道之臣是衛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魯

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沉下於霸者哉
陛
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
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
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
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
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
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
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
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
陛下稽先
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

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
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
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
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
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
人可參之哉款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
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
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
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彛致一而
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

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
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
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
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
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
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程

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
三王不無隨時曰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
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
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天治或用其
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
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
陋而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之人情皆
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
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
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
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
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

固可驟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秋清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

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

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止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食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

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諸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

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求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

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鄉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賤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時其端緒耳臣持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

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程

顯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矣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

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三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非聖賢不能施事功者未聞補過大臣人各有心陰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四

奏疏

皇帝書

蘇不果軼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疆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

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
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夫陛下可與爲堯舜
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
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路腹心捐棄肝
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
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
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
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
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
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
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
服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
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
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
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
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
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
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

此必然之理不可違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

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相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勿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陛下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

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

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不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
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
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
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
中書則是亂世之後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由
法不免田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
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
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
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
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
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
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
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
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
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
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
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

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
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
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
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餘人耳以
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
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
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
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
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

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
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
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
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
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
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
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
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
廷亦疑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
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

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
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
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
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
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
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
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
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
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

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
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
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
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
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
大煩優允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
大則量才祿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
材力不辦只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
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與功
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詠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田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

濟川

必用舟楫

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

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

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
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
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
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
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
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
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
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千賦斂之數以定兩稅
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
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

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
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
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
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
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
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籍口也古者
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
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無以
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
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太戶之役

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

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

則繼之以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熟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

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道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洪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
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
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
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
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
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比錢一出
恐不可復縱使其間溥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捐

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
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
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
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
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
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
高酈生謀曉楚權欲復六國高祖田善趣刻印及
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夫幾繼
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兇虧何嘗累高祖之知人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樂與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

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若，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必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諱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

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
急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
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
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
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
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
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
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
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
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納之效戩上藥而

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以危僵仆無日天
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
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
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
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少而所農大也
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
曹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二
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
事好利之黨相帥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
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聲諷

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乃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
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
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
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
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
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而喪考妣社
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
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
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曷一
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

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
則人財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
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
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
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
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
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
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王以黃忠為
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

閔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下悅其後閔羽果以
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王君臣之契尚復慮
此而况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巨
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
亦一時之良策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
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
當時將相郡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
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
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
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

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
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
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
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
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帝
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
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
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
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
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嘗調舉生妄心耻不

若人何所不至若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
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
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
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
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久已
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考者侵奪已甚
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
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
之哀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
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
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
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
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
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
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
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
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
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
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摠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之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許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

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

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
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
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
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
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
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
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
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

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
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
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
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
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是故孫寶
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
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
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
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

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
覺臣之所以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
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
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臣等之至明
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
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
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相靈
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

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
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
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
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
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
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忤校貢舉首違大臣本
意已期竄逐敢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敢
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
朕過失指可陳也臣即對曰陛下生之知性天
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

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
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
非獨今遇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
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
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
下以臣為解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
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
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
伏待罪憂恐之至

奏疏

蘇軾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 皇帝書

蘇軾

論治道二首

蘇軾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徐州上 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負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
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
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

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併竭則壘趾唇亡則蔭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

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不真若居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具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

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
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
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
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
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
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
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
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
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
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

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
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
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禁
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
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
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
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驚忍
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
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鎗刃刀槊教之擊

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官刃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為盜所睨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曰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峻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異

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捕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

所由蓋自近歲以歲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青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 陛下遣勅使按閱

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備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三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吏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蘓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彘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向其過失

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常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

歲別絡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珠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

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堂爲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

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而胥使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事之刑者不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

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
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
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
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于而不以流外限其所
至之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
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
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
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
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
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
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
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
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
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
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
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
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

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
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
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
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声色動於幾
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
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戈獵則
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
民如赤子戢兵者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
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
士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

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
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
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
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
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
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
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
手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
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

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侷矣書曰威克厥愛允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相靈之君長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

約法三章蕭何處律九篇而已至於文
用歷魏而晉脩日
斷罪所用至二

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所箱乎
及三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王疏情之備

續曰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用
病以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

明莊續塞聰耳目所及上不
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

自三公九卿救過不瑕夫詳
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踈故近歲以來

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
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
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
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
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
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推易之利皆心知其
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
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
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
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

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
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
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
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
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
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
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
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
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
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
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
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
卒隋以勝為災亦不足恠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
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
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
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
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隋壞所失蓋不可

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
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
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足五六千文民悅一
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
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
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
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
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
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
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

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
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呵里骨董璫之賊臣也
挾契丹公主以弒其君之二妻董璫死匿喪不發
逾年衆定乃詐稱自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
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
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
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璫乎若此等無詞則是
諸羌心服旣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
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
國三公則吾心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逆命之鬼

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虜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封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亮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

久與中國敵手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此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遑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易給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手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疑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

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媿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日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語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於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

吾侍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慮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其權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

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齊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齊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齊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伏衛爭道亂行臣愚竊

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
行合干勾當人施行來贖莫不伏罪今車駕在
其間非與野而必古言所事未畢而中宮亦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與是齊言如如無天恩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與是齊言如如無天恩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與是齊言如如無天恩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

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為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其任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

激思有以者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

天下將大有為矣濟斯世而臣材力駕下無

蘇轍

目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
是以其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
先後之次有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
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
遐必自通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
之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
之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
稂思遠人愆怵怵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
皇德文治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

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與必自其小者
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
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
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愚
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
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
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
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

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
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
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
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
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
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
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
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
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
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

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
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
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
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
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
其嶮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
衆橫山之民獸苦思漢而又乘其存饑苟加之以
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
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
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

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
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
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
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
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誨之哉誠無財以善其
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
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
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
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
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

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
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
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
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
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
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
所載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
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
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
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

復不可料譬如犂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則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

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之知法生而官法使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是之吏多方以求進

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
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
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懣亂懣亂則無所不至今使
衆人相與皆出於益足復相躡眉肘相逮傍徨而
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
如止來者而闕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
多也設嶮於中途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
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
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之科增年
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

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
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
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絮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
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
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
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
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
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
工商賈不與也一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
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

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恠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

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今則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有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

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出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鈞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

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有未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則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

一人此 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
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
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 英宗之世則增之
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
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
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
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
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
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弃其田里以盡力
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

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
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
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
新進之士日益多国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
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 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
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
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
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
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
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

于其為惡也著以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
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
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
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
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
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
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衆人之所能顧之
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
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
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

臣而使行之陛下屬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
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
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
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
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
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
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
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
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
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

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
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
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
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
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
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
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狂者將
帥失吏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
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
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

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
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
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問賞莫重於
問問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
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
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均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
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
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五人使備西羗
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

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
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奔則如奔
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
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
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
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
喪是以當此之時邊備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
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
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
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

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
茶菜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
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
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
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
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
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
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
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
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

奔闕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
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
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謀之士以為耳目
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
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
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
世之隋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
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
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牽手相

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校之士兵一人
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
當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
無幾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
以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省而禁軍可損雖
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
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
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
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
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

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帝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而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而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宮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

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減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材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

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而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報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

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其故
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
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萬然與之無疑
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
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
之勞不至於大甚祖宗受命懲其大
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
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
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止
盡於舟楫州郡之卒疲於道路月

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
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
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之法之良也臣願
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
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
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
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
人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
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復較者得其贏以
自閏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

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
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
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北數
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實
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
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
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
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
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
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

從其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
然而世人之以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願區
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
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
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
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
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
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
郊祀之賞不費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
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

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
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
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
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
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私深謀遠聽斷詳盡
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
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
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
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
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

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
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
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
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
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
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
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
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
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嫉成而喜
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

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
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
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
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
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
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
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
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
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
而法之是非則不罪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

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
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
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
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
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
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
人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
避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不持巧詐立禁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奏疏

論呂惠卿

請分別邪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論人材

論分析助役

請重修大學條制

論呂惠卿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

不持巧詐

立禁

蘇轍

蘇轍

蘇轍

劉敞

劉敞

劉敞

蘇轍

上意變亂貨幣宗長行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
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
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成暴斂使
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
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
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

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
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
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

皇厚文
惠卿指撻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

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其朴忠翻然
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
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
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
熒惑聖聰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
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難琦說仍為安石
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目
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
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乎
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鷄豚狗彘抄劄殆遍

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筆交下，紙筆翔貴。小臣怨
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
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
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
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鄧挾王安國之
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
公鄉，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
故惠鄉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
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
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

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
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
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
糜費資糧，弃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
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
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
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
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
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

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
托收刈所得率皆秣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
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
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
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
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
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
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
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
政薦惠卿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

李士寧之獄以梏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
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莘亭知縣張
若濟借豪民朱莘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
田使僧民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
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
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
曰無使濟年知濟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
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
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
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

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二收錄以備
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扶植不遺餘力必致之
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
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
於己必取士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
放麩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
而推其忍則至於殺君藥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
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
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
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

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
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疑故
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
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
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
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鷹
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
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
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
謹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

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
至於鄧維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
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
者未肯輕發臣愚慮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
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
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
汙鉄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請分別邪正

蘇

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
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

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
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
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
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
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同器久當遺臭朝廷
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
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
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
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
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

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位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逾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自

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頗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膏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

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
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
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
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
之使嫌疑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
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
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忠義勿謂不
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
蘇頌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頌

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偽則示之以
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刻五季之弊續
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繁然於是大
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
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先皇帝遂
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寔廣法令
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
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
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

於簡要而奏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
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
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
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
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
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
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
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
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
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

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
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
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 陛下特軫宸衷
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
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
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群望然而行移彌
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
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
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
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

特詔近臣通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
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難看詳定奪可刑
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
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
從省曹長官專決之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
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
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
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
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材

劉石陵繫重

臣竊以為治之道唯知人為難蓋善惡者君子
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
而惟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偽而欲
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
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
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
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獲大有為之會寤寐人物
不次而用至於今日見早有功狀可以補國利
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
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

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一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百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無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培削民財為功一興一廢獄為材一陛下振之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歛之事一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得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縲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躰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

論有安常集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為守 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慢偏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耻嗜

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長

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志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進而願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為誥臣所言助役事桑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

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躰之相為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 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 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

誠一言之今天下之勢 陛下以謚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為未安未治也則以 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 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

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也則費大而不效
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令又起東
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
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佑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彌
之權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
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
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方今
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
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為無能挾少

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
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
不可招者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
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
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西者
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軀而大於此者
祖宗累聞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
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
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
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

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己之所為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為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勳舊構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耳何至超任以為職司耶趙齊是也又有人焉以謂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土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

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為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踴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苗以為非耶何不止之迨

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緡錢以千萬計秦
晉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
自請咎乃致 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微號而不
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
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
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
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槩出緡錢豈為人父母
養基本之所宜為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
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
是皆大臣之誤 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
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
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
為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軀艱梗言路
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捺其危言從其擠逐
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今
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遺
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
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韓弼者方欲蔽天
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

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少回幾慮叔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抹正已之進退又媵媵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躰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切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為名而絜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

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聞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婢然如淺夫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所裨補思以上全國躰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役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一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及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

無之近年以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
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
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
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
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為本
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
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
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脩太學條制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才非行法之地也

郡居衆聚師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
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大學屢起大
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司緣此造為法禁煩
苛疑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
愈於治獄條目矇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
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
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
月廵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
為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
大謬先王之意哉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

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
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
舍徃徃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
而退昔之設學校教育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
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踈也其
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
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
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
有義也况夫學校之間 大學子自置三舍之法寥
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 真無人也主司懲

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
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 先帝有
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
聽其在學徃還即私有干求饋愛自依律勅仍乞
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
屬者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
增損著為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

聖斷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論新法進流民圖
論李憲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論經筵事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勅令

論監司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鄭俠
鄧潤甫
程頤
程頤
程頤

又論經筵事

程頤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論開樂御宴

程頤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請修勅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
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
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
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人為能變
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

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

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不多

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

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命凡舊

於勅者多極之於令蓋違勅之法令之

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萬方欲寬

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

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折舊制用一言之偏而

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

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

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
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
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
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
所謂講若通天下之志也者臣愚以謂宜有
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
白使民易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
聖慈酌時之宜完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
明於治躰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勅與
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

窮

論監司

劉摯

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
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
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
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
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
教化為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舒
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
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

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
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
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
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
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
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
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
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非欲
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
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

須要大為之禁伏乞 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
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
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
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
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
意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
其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主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臣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

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與害
除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
鋤去強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
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
盛欤然於此時臣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
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
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言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
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
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前日之三
官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

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
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
東入界計其隨軍賫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
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翱翔乎疆外
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
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
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
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
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刻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
量無所譴何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

開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願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之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

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榻地之事傷汙國躰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宵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禁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入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贄為羅織之事縱遣向察者所

在綦布張弮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
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
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
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
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
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
自保而相顧以目者始十年皆得一教之令不失
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
焰震灼中外獨流於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曰知而
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

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
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
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為魯
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
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
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論也伏乞
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
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去年大蝗秋冬尤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

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
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
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
不以道以至于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
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
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
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
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拯臣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乏 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

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
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
無疆之社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
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
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 陛下之心
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
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
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 陛下此心而
乃肆其叨憤剝削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
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 陛下所存

如彼群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
徒只日趨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
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
馬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
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
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

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
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
不知時然耶 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
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

漢唐之明君我 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
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
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
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
慕而傲則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
而群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 陛下以爵祿駕
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
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
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

往往如此若臣所此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
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
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
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以其職而
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
國危群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殺
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
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
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
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

閹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
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
蟻無足顧憂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
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
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圻壞廬舍
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
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
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
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
其圖謹附狀投進如 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

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
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
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
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
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
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
迄于秦漢魏^晉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
人為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

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
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
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
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
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為大都護及軍行章亂
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
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
明討僕固瑒而特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
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元帥行軍司馬權震
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

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

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使後世公襲故迹徂以為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

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 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 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 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 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 仁廟 陛下之皇考 陛下 仁廟之適子濮王 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 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夫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 陛下 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

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 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 陛下之私心哉正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 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 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 陛下

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
等無有殊別此 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
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
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
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
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
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
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
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
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 陛下之所生義

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
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 陛下以身繼大統
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
是 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
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 陛下言親
義非一不 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
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
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
為本乃以不 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
義有大害稱之於 仁廟乃有響背之嫌去之於

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
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為不加殊名無以別
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
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
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
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 先朝之封豈
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 陛下之敢加臣以為
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
如此則夙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
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龍必伸祭告當曰姪

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
王極尊崇之道於 仁皇无嫌貳之失天理人心
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
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
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
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
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
持 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
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
者以 陛下 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

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 陛下之孝事
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
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
稱親則 仁廟不言自絕群情訥懼異論喧囂失
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
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
上臣料 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
能為 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
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 仁皇在位
濮王居藩 陛下既為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

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立
致釁隙其視 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
然以此觀之 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
願 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
祖宗濮王之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 陛下享福
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
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
身謀害義傷孝以陷 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
徊徨有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故梧言者徼
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辨已至使

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
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
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
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
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
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
一作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
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

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
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
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
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
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
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
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
士以侍勸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
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
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

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
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
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
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
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
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
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
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自願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
訓傳傳其德義保其身軀後世作事無本知求
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
固已踈矣保身軀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
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
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者義在乎防
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軀者在乎適起居之
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
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
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
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

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

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立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惟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

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礼意害人情无大於此雖曰故事 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 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礼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 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况 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採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臧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安

上 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十茲幾三十年矣當 英祖朝暨 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願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 皇帝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躡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

遷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
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行者
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
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
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
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前職方
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
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 陛下
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
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入主

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
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臣
陛下貧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
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敢不就職或狂
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 陛下
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
慮惟欲 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
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
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
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

自惟至愚蒙 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
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 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
甚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
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
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
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
長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
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
陛下擴高世之見 以以聖聖人之道為必可行勿狃滯
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

周公作立政之書 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
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
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
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
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
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
所以涉書史鑒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
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備勸講知書內
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

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
過人然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
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
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今主但恨輔養之
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
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
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
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
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
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
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
外欲其純字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
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遠道不須
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
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
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
處崇高之位傲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
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

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

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徒下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

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勅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骨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主上欲遊其志得手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既乞就崇

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躄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

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
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
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
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事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
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
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
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
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
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
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

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
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
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
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
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
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
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
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
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
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

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竊不以其所學上
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
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
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覲能
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
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
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
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
陛下聖鑒高明 家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
臣朝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九

奏疏

論農事

范祖禹

論明堂

范祖禹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祖禹

論聽政

范祖禹

論宦官

范祖禹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滂詢之
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

年歲未得豐熟不早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
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矜
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
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
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
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
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
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
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

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
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
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
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
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
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
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
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
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
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

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
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
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
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
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
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
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
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
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
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

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
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
其腹者不過䟽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
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穫欲知田畝之
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
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

論明堂

范

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
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
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

舞名服靴袍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編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

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百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

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 陛下躬行於上則百
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惟 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
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 祖禹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
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
自古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
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 陛下悉數而

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
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
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
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太子孫蕃昌
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嫫祖爲黃帝正妃
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
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
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
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
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

嫫毘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
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妣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
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
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
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
妣大禹之後也太妣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
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妣之德
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
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

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
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
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妣也武王亦
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
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
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
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
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
己周之興也以姜嫫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
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

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
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
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
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
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眷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
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
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
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
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

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
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
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主
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
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
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
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
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
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
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

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

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曰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古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冠禮昏禮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天子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

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
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官禁有涉於此者
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
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
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
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
一日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
與宋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
氏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
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
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
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
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
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
之所選莫若出其姓氏宣閣大臣若聖志旣定
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
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
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

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
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于肩宸嚴臣無任惶懼
俟罪之至

論聽政

范

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
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
揔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
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
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
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

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
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
爲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
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
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
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共功德至隆周公旣沒成
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紀周公
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
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
帝霍光旣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

之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親定大策擁立

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而己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佗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

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
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
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
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
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
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
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
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
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

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
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
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
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
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遂
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
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
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
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
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

罪當逐也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

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夫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

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為夫小人之
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
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又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
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
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
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
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
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

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
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
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
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
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弒敬宗為劉
克明所弒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
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
之因心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
今孜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
元揚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

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
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
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
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
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
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
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日以授繼恩
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
大怒以拱辰妖言惑眾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其良

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深矣英宗
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
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
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
寧元豐間內臣之中季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
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
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并
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
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復賊致永樂陷
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



原件短缺

推舟船置堆塼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旣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旣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

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

陛下柰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

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也陛下若
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
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
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
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
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
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
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任
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
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

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
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
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
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
無然也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
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
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
之事皆群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當
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
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

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曰外之人稱謂聖德
出口一辭以為至美力可以解災瘴之感況
陛下之謗比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
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言云大臣不能爭執
皇陳文鑑卷第六十次之臣人等畏避中人莫敢
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
臣等竊思陛下聖意欲使中外一體無間其
始且萬民而熾其志也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

奏疏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請還政

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職

請詔有司講究高賈利病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宗

燾

燾

燾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請請按如姝咻三首入吏制主 巖叟

請罷三舍法曰舉官去 主 巖叟

論罷試中斷案人入寺士 主 巖叟

論堂除之弊以高賈味疏 劉 巖叟

請戒約傳習異端共懾 朱 光庭

請用經術取士 朱 光庭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梁 燾

臣伏見 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

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

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 陛下之深仁乎

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

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

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

罪去者不可以再蓋 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

重一舉動必存大躰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

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

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

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

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

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祥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效矣如臺諫合攻連繫者甚少一有之則終身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旣以臣蘇洵重非大夫化之皆磨礪振非臣蘇洵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此年以來大臣皆以去罪去安爲之寢以成風雖有之位一二人言之不

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爲之鄙薄私友爲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骨其過咎終以踈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

建言乞罪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
爲其如此若蒙陛下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
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言者之
所指摘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
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
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真有天
地之賜足稱陛下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
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
節自重如祖宗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
聖慈以安危爲計以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譽望

爲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爲術保完大防今日之去
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就謝早烈之譴銷厭愁怨之
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
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請還政

梁

壽

臣以孤直上荷拔擢兩在言路臺諫臺諫前後論
納多蒙聽納昨自外郡再蒙收召收召使得待罪翰苑
論思獻納預聞大政不獨以文字爲職眷遇眷遇之
厚群臣莫比如臣之愚何以報稱誓當竭盡死節
知無不爲終期少補聰明庶不辜負恩遇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愛之藹
聞于外性資成完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
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臣民
四海仰戴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
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維是政機之煩
久勞同聽歸所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
盛之勳也退託深宮願神間燕遠光前人垂正矣
虞士燔天虛不則天心中不夫故國之恩一舉
亦全天下之日之民望博早然之勤險壞愁愁之
為意之難能輸之兼野為淋淋矣大商今日之

文德殿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聽

胡曰籍宗愈

臣檢會今年二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奏聖旨以

來內外官並許貼職食錢并理任外其他恩數手
依官制以前條貫又准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
祕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帶館職并今後除授按
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愚竊謂士不知朝廷之
治躰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
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
為偏論臣廼謂之知事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

之治躰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德裕之言未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讎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為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華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為吏部南曹群牧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為左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蹋茸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假此以為進人之階浮躁往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節靡有子遺

既無素養之才悉皆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
右史才間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
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
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
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
意竊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為祕書省已
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
文院之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
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
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

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
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
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
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
卽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
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
並令人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
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
治躰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廉耻清議去而
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

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巖叟

伏以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為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寞之歎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廢導洛罷市易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遂更生有司固

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不為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及祖宗之盛臣愚不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巖叟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旣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

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
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專用
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
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王 巖叟

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
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群司之奏舉所以不可
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
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
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制同罪

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
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
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 聖意特賜
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暢 議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 巖叟

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
以惠姦不治其非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弊愈
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
省之胥吏 累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秋有

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霑
賜賚又引許有服親入為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
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為恩幸可謂厚矣言其
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
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
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
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
已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
復妄叙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
吏有何辛苦而亦引功以肩賞推此一端餘皆可

見臣不知平居祿賜優厚將焉用之其為僥倖可
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賣
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
嚴紀綱為事澄清根本為心哉故議者以為廟堂
之上為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少與省中史人行
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
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
姦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度
可以肅百司而正四方引其引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五 嚴叟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者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蓋不忍焉在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比日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庫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以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災傷放稅多是監司以聚歛爲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躡心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除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况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得爲七分則有借貸不幸而爲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爲赤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

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除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十分况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得爲七分則有借貸不幸而爲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爲赤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

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州縣乞先次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爲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天而施之則矣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敢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躰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群材

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之士以爲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更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不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矣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

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鼈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卒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管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惟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此選論不容虛受。是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所得愈精，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友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踈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

建言乞 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能去相位者正
爲其如此若蒙 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
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言者之
所指搯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
用之人必無 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
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真有天
地之賜足稱 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
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主位而漸以名
節自重如 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
聖慈以安危爲計以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譽言望
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過 皇帝陛下天地之
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
大厦以覆群生故收泉材而無弃物然臣負過其
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
自助幸得免於顛濟不渝姑終少答恩道

賀明堂表

蘇轍

饗帝尊親古今之太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臣仁舉
此盛儀併在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
誠事天乾清也寧卉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
備故禮得以成一至闕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

日兼茂寬大之德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
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
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謹責之深坐甘沒
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墊泥塗開震雷而惕若
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

降朝請大夫謝表

蘇轍

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其
祠實出寬憲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
於身謀上則闕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
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曆敷大號以

至計禮樂教化之太原使天下回心而饗道者將
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
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
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并諸路監司瀕
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今依舊堂除外其
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
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熹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
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惇五典因天秩而

庸五礼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
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道
弥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
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旣還王
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民亂之於後
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昏
無賢愚比日被駭率高明之士則沉溺
之材則纏縛於輪回愚淺之俗則畏
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
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

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
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
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知
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師法聖人
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學
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
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
官教多士以礼義礼官正朝廷之典礼若習異端
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
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人恣入寺門敗壞

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背喪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教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目亦曾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爲 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又蒲朝唯

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 光庭

臣竊以 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爲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揮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 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

論列今再其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
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請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
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
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具注疏所以違之
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
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爲次義理
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通
考試之法與經義同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
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
時務省試五道二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
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
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己見諸家之說窮
聖人之蘊履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下之所以修
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歛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
所以區區爲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知

論批直付有司劄子

曾

肇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

稷

論士風

游

酢

論章惇蔡下

任

伯雨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

瓘

論國是

陳

瓘

論瑤莘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

瓘

請留安燾

王

覲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

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

與李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察確韓縝

章惇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

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為可去而燾清

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確縝惇

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蓋知蠹政害物之根本

惟在確縝惇璪而燾清臣本非為惡之人雖務順

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

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

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熹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熹從執政下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躡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績惇彞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爲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熹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績惇彞皆已罷黜。邪黨既清。先帝之舊執政惟熹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熹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確績。彞姦邪累蒙陛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確績彞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爲衆論之所不容。陛陛下必欲留舊人。熹清臣可留也。熹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爲事。今熹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爲便。而必不肯爲。陛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陛下。惟聖聖慈詳酌。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陽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違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駟贖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耻自爲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 陛下上法堯舜旁規漢唐開廣庠序遴擇師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比等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爲汚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醇厚風教以懲曲士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 隲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隳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閩十六子之

說爲後世譏笑今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
肯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
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
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搖流俗爲害不細不於
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切憂之
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
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呂陶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

則蘊喪廉耻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
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
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
業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
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
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
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
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
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
書立於學子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

嚮以爲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
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
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
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
諭其大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
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
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
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
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
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
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
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樂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
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
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
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
越樂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
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
其事集群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令揭
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
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

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耻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愼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諫立后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夫人尚氏爭寵致罪

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不立地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

下孰不疑賢妣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
語及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
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
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
在賢妣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
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
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
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况陛下之聖
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
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察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

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
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
無所錯手足其爲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
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
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
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
伯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
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

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咨之故實臣請諭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爲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 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

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改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傳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君不及堯舜之臣况直可以爲堯舜

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
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
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
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
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下聖
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
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
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
幸甚不勝幸甚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臣聞王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
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
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
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
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
尹左右隳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
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子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
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

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
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
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掇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
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
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
暇從容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
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
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
分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
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

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
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
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况有志於大者乎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静淵然有天
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
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
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 陛下聽政之餘引
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
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
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

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速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唯 陛下留意毋慈

論內批直付有司

曾肇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

推今日欲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 待罪右省伏觀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雖 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之事 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 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勅令

相參審度可不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
為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 陛下委以
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
書為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
曲闕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周攸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
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
以 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為言更願
陛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
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

稷

臣伏惟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
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
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為桀紂惡德自
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
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 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
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
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
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

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
釐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
不懷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爲當事以體上心
不以淫巧爲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
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
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宮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
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

醉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士大夫至於耻則見利
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

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
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
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
爲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
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
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
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
無耻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
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
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

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
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

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

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謗毀宣仁聖烈保佑

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

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姦

臣爲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乞斬惇

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

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

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

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

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

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

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

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自紹聖已來竄逐臣

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

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

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二年宮中厭勝事

作此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
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
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
議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寮
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
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
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譏
故前哲宗愈怒遂編管浩下又執奏乞治浩親故
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
序辰乃下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

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
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接
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爲制伏執政
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
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
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
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
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
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
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木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

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
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
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十惡伏乞 陛下早賜宸斷
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卞典刑之
日乞 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
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粥

陳 瓘

臣竊覩 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
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
逮 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者竊慮耆德故老

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
言泛然應詔則非舊粥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
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耆之言或不
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耆秦穆改過復詢黃
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
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正
正事無先於此伏望 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
天下幸甚

論國是

陳 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

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維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不合其取捨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錄奏聞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 瓘

臣二十二日奏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稟 兩宫外咨宰輔宰輔之意人所共喻 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秘獄初興推鞠嬪御獄詞既具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爲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脅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况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詢詢溢語相傳皆以謂 陛下之

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
即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
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
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
以毋儀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
天下而尊堂陛也又况當時推劾事由郝隨按牘
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冤抑理合辨明然而訓果出
於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于於來
陵則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兩宮無堅
確之命先帝有嘗悔之心大正踈遠何由得知

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
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

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
祐之說也以繼述神考為說以讎毀宣仁為
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割草欲除其根瑤華乃
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
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
過於久遠之慮若割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
不廢乎如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
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

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
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
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衆或採芻蕘之
論或乞黃耆之言議之既熟乃發威斷大明誅
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
如此則事躰無傷謫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
言可示於天下 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
今日天下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上稟慈闈
詳擇施行天下幸甚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二

奏疏

論蔡京

陳瓘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

龔夬

論蔡王府獄

江其恭 公望

論羅察

江世 公望

論馮解

崔鵬

再論馮解

崔鵬

論蔡京

陳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

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 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威推安石之聖過於 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 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孫諤 送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

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 神考 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墳簞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 邢恕之累 宣仁 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 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

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
審如京言則所以累 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
已哉在怨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
平之口而慰 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
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
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携劔入內欲斬王
珪涼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 宣仁京亦有社
稷之功今 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
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仁
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

惇之初篤信

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

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
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
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
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
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
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第卞不
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况
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 陛下者亦必以此言
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

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告閣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

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希不能爲國遠慮

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師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討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竒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

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宰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馘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 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皆疑 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 先帝

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責禍於博卞曲爲身安之計而 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幾不可以不早辨也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骨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爲國事耳

非特爲國亦爲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
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述遭私家將安歸乎卞
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
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玉銜重南輕北分裂
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 真宗景德中北
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詩則
天下分爲南北久矣賴 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
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 陛下聰明仁勇融會
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
心皆爲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二部

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
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旣敗貶元龜爲崖州同
戶元嘗爲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
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在朝廷之
法令以徇一京不知 祖宗基業可負於蔡氏乎
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
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
之人誠不爲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
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
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

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
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
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
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
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
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
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
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
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
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閩通交結

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
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
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
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
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
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
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

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
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
之久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

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
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
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續

龔夬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
地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
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
理於朝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黨態
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

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
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
寘之左右輔道聖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
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
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
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
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羣出西方謹告甚著
先帝爲之賜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
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
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

朽骨銜冤沈魂爲厲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
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秘獄必有案牘
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
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
其非以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
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此天下之論蔡王府獄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
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
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
物之理雖甚踈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肉
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
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
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之時
延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
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廬浚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
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
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
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
相煎何太急之語爲天下後世笑豈不忍死第天

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
墳簞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問於父母兄
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
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 陛下之得天下天
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
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前故恬不以為
恤 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
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
未能忘天下操以自挾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
陛下勿以霧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

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
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 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
之言勿刑按牘筭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
及蔡王之語不識 陛下將如何處士莫若略治
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
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
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
之離也儻形案牘有瑕可指一入胷次終日不忘
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
可塗則骨肉離矣 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

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
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道足以風
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非陛下深留聖意
論邏察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
纘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
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聞已過
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漢士之

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
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鉤置盜置詐出於不備擅發
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尔使京兆為之猶可羞
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
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
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
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
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永
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
語增情飾狀隨隱扶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

疑慮親戚不敢誡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言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爲明是誠不祥之兆也 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 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使能之嘿嘿不議 陛下政事乎旣不可掩於天下何獨察

察於輦轂之下以爲明哉論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 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爲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 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澣

崔

鷗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

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
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周者又
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
逐則一故吏來更持刑柄丘秉鈞軸歷千百年無
一人立異雖萬世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
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澣近日上
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
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
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
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

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尔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
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
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
而尚敢為此說以惑人至乎又曰崇寧以來博
士先生徂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
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
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
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取士人
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
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

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于天下聞
于人主故尔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歆乞下
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澥之誕信見矣至如蘇
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
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
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
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
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
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
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爲然

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章并臣
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
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
幸也取進止

再論馮澥

臣鷗近上章論諫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

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

澥之意不過歆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澥乃

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安身已之說

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

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
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
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造士
魏爲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
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
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
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
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
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
矣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

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
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爲紹述
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
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
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
夷交侵胡塵犯關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効也譬
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
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
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
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腹心

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為正異己者為
邪辨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
京者京皆指以為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
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來直言奪於權臣及歸
各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
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 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
陛下好惡是非以下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
人非以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皇朝文鑑卷第六十二

